

化妝

劉庭花

女兒最愛把化妝說成「畫面具」。
出嫁時，看著新祕在她臉上一層層打
妝底，俗話「抹粉親像抹壁」果如其言，
看來連痲子也會變得粉嫩粉嫩的。如此大
費周章的事，對我而言簡直要命。

「只有懶女，沒有醜女。」偏偏自己
就是懶進骨子裡，毛巾抹過臉後一切搞定
，除非出席重要場合，才會「偽妝」一下
，拿出口紅，在下唇畫一彎弧線，抿一抿
大功告成。

這樣的我，竟充當了兩次「化妝師」
挑戰不可能的任務。

前者是母親，她安詳的把自己十足信賴的交給我。而我撫心自問，行嗎？這可是她人生最後一件大事，此「美」會被永恒定格，有如框裱仕女圖，不久將掘一方土丘珍藏。

顫顫的手指在母親臉頰滑動，粉底霜卻無法均勻推開，擦拭後重來，肌膚不堪「摧殘」呈現脫皮。心一急，突發其想的溫了毛巾幫母親敷臉，竟如出自天授，巧妙的解決了問題。

定了心也壯了膽，決定「立挺」讓母親終身自卑的塌鼻梁，在山根兩側加深色澤。

刷完腮紅，畫眉是艱難的收尾，我小心翼翼深怕一閃神前功盡棄。

這樣的盛妝，母親嚮往了一輩子，一輩子卻沒勇氣嘗試。剩下的化妝品讓她帶著用，我循序標上號碼，阿拉伯數字是母親的「文字」，也是我倆間的默契。

沒想到隔了二十年，我又有一次這樣的機會——婆婆。

一場喪事，可感受到客家庄濃濃的族群向心力，鄰居、親朋至友都主動協助張羅，連抬棺都是村內人自行安排。梳理更衣後，家人推薦我為家娘化妝，有了一次經驗，我自信多了。

現在家娘可以和念念不忘的「硬頸股」再續前緣，當然要美美的赴約。像在辦「喜事」，訃聞是深紅的，輓聯是深紅的……

家娘雖九十三歲高齡，當過婦女會會長的她，思維可是時尚的。流行幾年的裸妝和煙燻妝，她都接受，只評新娘化此妝不夠喜氣。平常和她無所不聊的我，心裡有了譜。

買了套她喜愛的日產化妝品，依著裸妝方式著手，最後把該搭的亮色唇膏，改成豆沙紅，瞬間唇色醒了，也暈紅雙頰。

妝後的家娘音容笑貌軒昂自若。家人讚美之聲不絕於耳，連自己都懷疑自己，哪來的神功妙力？

近年來，參加了幾次親友告別式，不管式場是從俗就簡，是隆重莊嚴，終天之別的最後一眼——瞻仰遺容，才是送行者最期待的時刻。

這份期待，總是在我虔誠注目後，換來缺失的遺憾。我在往生者臉上讀到了「死亡定讞」的宣判。禮儀化妝師是專業的，不是他們敗筆，而是少調了一份親情的元素吧！

我雖然是個「懶女人」，但也很在意最後這一張「面具」，哪天輪到我的時候，請女兒幫我完妝吧！



劉庭花

我是個幸運的人，達成了小時候立下的志願——當老師。從國小代課起步，接著升高中文理補習班，到如今創辦的安親班，孩子的世界讓我忘了歲月在髮際撒下的風霜，愛看動漫、旅遊、投稿，也愛自編童話故事。

獎金 得感

這是我第三次得獎，開心不在話下。也許是叛逆個性，寫作喜歡從「不美」的人、事、物中去挖掘「美」，當人在絕望的時候，起死回生便是美；當人面對死亡，轉念成新生命的開始，這也是美。

這次徵文考倒我的不是題材，而是手寫稿。「書寫」真是燙手山芋，讓我重寫重寫又重寫。

審評 評語

本作題材切入特別，原本非常日常平凡的化妝技術，在作者的筆下成了從過去到未來，從生到死的女性三代的深度連結。



王聰威